

隨州志

随州志

卷 上

一至卷二十四

册

再版说明

《随州志》始纂于明成化十三年（公元一四七七年），继修于嘉靖十六年（公元一五三七年），重修于清同治八年（公元一八六九年），共三十二卷，十六册。

本志起于周代，迄止同治，分类采辑，是当时体裁宏整、考定详明的志乘，为世所称。凡二千七百余年随县境地之地舆、食货、职官、学校、选举、人物、职方所掌及昔人歌咏文章等，搜罗广悉，信而有徵，是了解、研究随县过去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文物古迹诸方面不可多得的重要历史资料。但由于过去编志乃为『端风化，正人心，维气运，培本源』，修撰者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征文考献，故详略非宜，伪谬尤多，诸如诬农民运动为匪、逆、寇，颂忠孝节义乃民俗淳信等等，应批判汲取。

本志刊行已久，近乎失传。为重修新志，确实有据，遂保持原样，不另标点，予以再版。

随县史志编纂办公室

一九八一年五月

同治八年重修

隨州志

板藏文昌宮

随州志序

自古通都大邑有乡先生焉于其地之风俗政教靡不搜辑夫史牒参酌夫古今一一皆勒之于书此邦国之志所以掌之周礼小史也楚居南服其雄据上游甲于汉东诸邑者随为最自秦汉以迄前明代有沿革然风俗之良善政教之设施以至赋役井疆人文物产苟欲委穷源则苦篇残简断斯亦邦之人心焉忧怒者也天心厌乱戡定东南全楚又安聿兴文教大府檄督诸郡邑修辑志乘由是随人士摭拾旧闻参稽时事礼延枣阳史公主持纂政笔者笔削者削洪纤各举鉅细兼赅经始戊辰而告成于己巳期年之久俨成巨观噫亦盛矣哉夫志犹史也不发凡起例则庞杂者有紊后先不徵实秉公则傅会者类多剽窃溯随自季梁当国终春秋之世强邻不敢以一矢相遗迨其后英哲挺生名贤继起非有世家列传为金匱石室之藏倘无以志其懿行嘉言则人往风微其何以传信来兹而不与草木同朽也又况廿年浩劫战守缮完其荷戈以效力疆场与夫抗节不屈者尤足以植纲常而扶翼世教耶随故隶德安余以乙丑秋来守是郡获见夫随人士始终其事而乐斯志之观厥成也因不揣固陋而为之序

浩授通议大夫前按察使銜直隶口北兵备道现知德安府事加三级纪录十次

長白振麟仁齋氏撰 而游學於漢口北漢書並與歐陽文公事歐三愛於系十太

氏之

以子正林未也安源慈及夫以人

其命及以效成難社已夫結于不

許嘉言與人益以贈其何以計計

夫味其其計其計其計其計其計

法法不為其其公誤其其會其其

佩于子日其平之入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世因不辭固而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隨州志 叙

随州志序

郡邑之有志所以端风化正人心维气运培本原发潜阐幽徵文考献者也况汉东之国惟随为大境内唐厉之地是否自为其国虽难深考而幅员之广实数倍于他邑其间山川之胜人物之奇以及方正贤良忠孝节烈代有其人宜乎唐宋诸贤歌咏流连而不能忘不尤当采之輶轩列入史乘历历志之以光昭闾里乎乙丑秋余奉檄权篆察其地当武汉之冲叠经兵燹凡百凋残来守土者自亟宜酌其后先修葺而振兴之乃风鹤频惊东西交扰几致安处不遑幸邀天眷化险为夷者屡矣爰于筹防之后都人士乐际平成每殷殷以创兴百废为言余亦欣然鼓舞会议绅耆以赏官州志为先图以立章集费为急务大局甫定旋以任满离随抚衷殊觉耿耿幸观厥成固于后之贤使君赖之並於随之士大夫信其必也嗣闻资助日多经营日盛 圣官书院光复规模公廨考棚美昭轮奐诚哉具大手笔而能肩大任遂以成大功盖有人焉挈领提纲修废举坠凡夙愿之所未酬者一旦焕然维新不禁欣欣然而慰藉之不已本年秋九月罗君向斋贻以州乘新本並囑增入序言开函披览见夫考定详明体裁正大洵搜罗之至广悉讨论之维精抚今思昔尤不胜向往而感慨系焉从此懿行嘉言垂芳型于百世端人正士留浩气于两间将见随之风化愈以端随之人心愈以正随

之气运日以维随之本原日以培而汉东之大之实益以着仰副 圣天子文教昌明
涵濡董陶之雅化夫岂徒纪山川之盛覩人物之奇已哉余不敏亦因缕述梗概以为
序

同治八年岁次己巳仲冬 未 浩授奉政大夫同知銜前代理随州知孝感县事文
龄撰

伏以國以立章 皇業茂 德
以播人土 永初平 淑美 德
與之 以風 鶴 肅 肅 肅 西 交
沐 兼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其
旅 聖 而 不 銷 茲 不 大 德 采
昌 其 同 山 似 之 城 人 德 之
之 之 國 對 聖 大 大 德 內 垂



隨州志 叙

隨州志 叙 隨州知府 張雲漢 撰

随州志序

亮功之始莅随也戎马遍于四郊率邦人授兵登陴幸而围解始获安堵逾年再莅疮痍之后招徕抚字方勤措置 文庙考棚官廨以次告成乃议修州志金曰可适奉檄分校乡闈事竣掇武昌篆旋移牧荆门凡三易寒暑矣其时都人士已共延枣阳史吟舟先生相与增辑州志今年既勒成书走使徵序余虽不敏然一再承乏是邦诚有不能已于言者谨隐括其意著之简端曰险易生于地形此有定者也强弱兆于人心此无定者也随之建邦在春秋时已为汉东大国而慑于荆楚惴惴奉会盟恐后卒为所并自西汉末至今将二千年其地最号战冲北则豫西则郢东南则淮鄂介居其间邻邑有警师之所出必随是经恒与兵事相始终始虽有高山深川足资屏蔽而间道丛杂地多坦夷防御少疏扁钥遂启蹂躪及于腹心矣然而岳武穆尝用之以蹴悍金赵彥直吴胜之孟德夫璞玉父子亦用之以抗劲元矣岂非人心转弱为强之明验乎哉间者咸丰时发逆与捻寇迭起州凡五陷燔其郊乘其圉如入无人之境余始至受事椽枪犹炽獠狂豨突吹唇沸地而来者环郭郭数十匝顿兵城下卒至折角摧牙奔北溃走岂区区智力独能抗凶桀之徒扼其吭而答其背哉无亦惟是邦之父老子弟相与同心敌忾跃马弯弓裹疮饮血誓馘丑徒然后变累卵之危为金汤之固耳则又

人心大可恃尤近事明验也按州志自 国朝乾隆后旷八十余年未有续纂无论文
 献寥落往迹湮晦若战守机宜尤关重大阙不纪载来者何师诸君子今日汲汲谋裒
 辑诚明于先务之急者矣又况此邦为神农挺生之壤其民俗皆惇信明义怀忠履孝
 质重与伊洛同风地颇沃衍古来名将驻师于此皆大兴屯垦取供转输邦之俊彦文
 学仕宦蜚英腾茂尤相望于简册方今 景运中兴兵事自此弭矣良司牧煦妪休息
 次第修明教养之政邦之闾阎相与淬厉琢磨益彰美俗他日志乘登列有大书特书
 不一书者余深望之且预决之独所极不能忘则前日亲履危难竟获安全其效盖在
 人心欲此邦官吏士民虽当恬谧无忘固圉则苞桑之计莫大于此因反覆发明他详
 见志中者皆不暇备论 时

宣统八年岁次己巳仲冬谷旦 诰授朝议大夫 钦加知府銜署荆门直隶州
 事随州知州番禺潘亮功撰



随州志 叙

恭录 卷之二 附 潘亮功撰

随州志序

随之壤夸越厉唐错连荆豫幅员广袤士农食德服畴涵泳 圣朝之化休养生息二百余年虽每被寇灾而敦庞朴厚之风亦罔或变余于同治己巳冬奉 宪檄权兹土甫下车聚都人士于庭询以士习民风及曩时政治可法守者僉曰重修州志甫成备著于编余取而览之凡地輿食货职官学校选举人物职方所掌无不备至于昔贤歌咏文章悉采录之旧志之阙者仍之近事之有关名教者增之可谓信而有徵矣夫邑之有志犹国之有史也而志实翼于史无主修者则历年久远文献沦亡不可考采辑不得其人则或变而加厉或略而不详综核不得其人则体制失宜无以备輶轩之采传信于来兹兹编考据详明体裁宏整盖由向斋诸君子同志搜罗又得吟舟太守渊懿宏才精心厘定是以著述近古足为帝乡生色然非文君倡修于始潘君傅君踵而任之未必观成如此之速也余虽未与修明幸得览其舆图考其山川与夫天地古今之变忠孝节义之行治化循良之绩藉以参酌异同因时施宜或有裨于政教之万一至于移风俗兴仁让使汉东士庶蒸然丕变雍睦诚和返唐虞而追三代则请以俟后之君子是为序

诰授奉政大夫补用同知直隶州即补知县署随州事钱塘孙文俊撰

叙

同治三年岁在甲子各州县奉 上宪檄徵修志乘余时引退赋闲与同人纂辑
枣阳县志匆遽告竣六年秋随州告养在籍罗君向斋与同州诸君子寓书于余亦以
志事相囑时余主讲宜昌书院未遑也明年夏五月归自彝陵即俶装抵随索旧志观
之得刘志四卷及张志十八卷刘志修于康熙五年漫漶残缺文亦简陋张志修于乾
隆五十五年视刘志较为详赡然自再修距今八十年矣其间天时人事之变迁土物
风俗之沿革后先相望坠绪茫茫加以近年兵燹频仍册籍荡为灰烬考文徵献翼翼
其难乃与向斋诸君殫心综核锐意搜铨並囑城乡诸君子分任采访凡山川古迹孝
义节烈有可以正旧志之舛讹而补其阙漏者无不搜罗务尽开局于戊辰五月至己
巳六月而书成凡三十二卷为目若干视旧志增倍夫郡邑之有志犹列国之有史也
岂惟是铺张扬厉夸多斗靡以自附作者之林与文人墨士较骚坛胜负已哉盖将风
示官吏激扬众庶搜秘剔隐显微阐幽以前车之鉴为后事之师也况随为汉东大国
神农耕耨之乡自季梁著名春秋至宋欧阳文忠由随解试礼部嗣是孟李诸公后先
竟爽功业巍焕昔人谓随俗醇厚类伊洛信不诬也生斯土者察往箴来求有可采之
节义与可传之文章臣为忠臣而子为孝子以无负 圣天子休养涵濡礼陶乐淑

随县志序

国也者积县而成者也凡一县之民俗政教土地物产山川险要与夫名人方物名胜古迹类皆体国经野者所应精心考察以穷究夫古今利弊之源故县之有志其为用固不仅以鸿篇鉅制夸一乡荣一邑而已也客岁 国府迭颁明令搜求各县志乘本县县志自清同治己巳续修距今凡六十余年其装订成帙者类皆散佚无存各前任与邦人士集议就原板筹款续印均以款未集而去取泊余奉 命来权县篆始措资督促以蒧其事方余始至之日见其地域僻绝交通梗塞兼其时悍寇入境将进窥县城人民惊悸之状几如祸在眉睫不觉心焉忧之以为岩邑不可一朝居及览其志乘所载其幅员广袤民物康阜山水之佳人物之奇有非他邑所可比拟者在春秋时宜其雄长汉东号称大国而流风递嬗英哲挺生后先相望其来亦正有自爰于刷印较明晰者选其一通贡之 国府藉以发扬国故觐古昔文化之一斑而随之人士亦得以徵文考献览古人之陈迹激发其志气将大有造于兹土也其所关顾不大哉是为序

中华民国二十年元月谷旦随县县长朱明善撰

旧序

今上御极之元年全楚十五郡邑后先各上其乘以倣古职方版图之贡其山川人物赋税各损益前代而加详以无倍车书同文之制郟子之国属邑六汉东为大大者例先职贡会司牧者迁代而不遑文墨至 今上之六年丁未刺史刘公始事劖劘其草定于余未设铎之先刻于余方北归之后虽未得与其盛而适观其成谓予宜有一言余屡辞不克乃披志而参校之曰志者何古史之遗意也史之祖惟春秋经尼山之笔削事简而言约意隐而义深文词议论多详于公谷左氏之书而本义不录非如后代史家之繁言叠词义蕴易尽仅节取者马迁之史记欧阳之五代余无裨焉盖史者视春秋而递降近代之志视史又降矣何也作者无专家述者无矢笔致褒讥失豕亥淆无以厌识者之意仅列具文若汉东之志庶几犹近古焉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与其传疑无甯传阙善行不详无如阙焉庶后起者思有补葺不独不善也汉东之志其事简其辞约甯朴毋华甯扬毋抑甯缺毋溢郟子之属邑六首汉东而乘成独后郟属邑之乘备务藻采而汉东独朴实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郁郁者皆周初本忠质之文非周末文盛之文也后之览者必有取于汉东焉康熙五年潭州王岱谨序